

中国十大名著

東周列國志

下

『明』 馮夢龍『清』 蔡元放

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43
3-3

中国十大名著

东周列国志

〔明〕冯梦龙

〔清〕蔡元放

(下)

目 录

第 一 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1)
第 二 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7)
第 三 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	(14)
第 四 回	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	(21)
第 五 回	宠虢公周郑交质	助卫逆鲁宋兴兵	(27)
第 六 回	卫石碏大义灭亲	郑庄公假命伐宋	(34)
第 七 回	公孙阙争车射考叔	公子鞅献谄贼隐公	(41)
第 八 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	败戎兵郑忽辞婚	(48)
第 九 回	齐侯送文姜婚鲁	祝聃射周王中肩	(53)
第 十 回	楚熊通僭号称王	郑祭足被胁立庶	(58)
第 十一 回	宋庄公贪赂构兵	郑祭足杀婿逐主	(64)
第 十二 回	卫宣公筑台纳媳	高渠弥乘间易君	(71)
第 十三 回	鲁桓公夫妇如齐	郑子亶君臣为戮	(77)
第 十四 回	卫侯朔抗王入国	齐襄公出猎遇鬼	(82)
第 十五 回	雍大夫计杀无知	鲁庄公乾时大战	(89)
第 十六 回	释桎囚鲍叔荐仲	战长勺曹刿败齐	(94)
第 十七 回	宋国纳赂诛长万	楚王杯酒虜息妫	(100)
第 十八 回	曹沫手剑劫齐侯	桓公举火爵宁戚	(107)
第 十九 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	杀子颓惠王反正	(114)
第 二十 回	晋献公违卜立骊姬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	(121)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儿	齐桓公兵定孤竹	(129)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两定鲁君	齐皇子独对委蛇	(138)
第二十三回	卫懿公好鹤亡国	齐桓公兴兵伐楚	(145)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会葵邱义戴周天子	(154)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灭虢	穷百里饲牛拜相	(163)
第二十六回	歌庾廖百里认妻	获陈宝穆公证梦	(171)
第二十七回	骊姬巧计杀申生	献公临终嘱荀息	(177)

第二十八回	里克两弑孤主	穆公一平晋乱	(183)
第二十九回	晋惠公大诛群臣	管夷吾病榻论相	(189)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	(195)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啖君	(202)
第三十二回	晏娥儿逾墙殉节	群公子大闹朝堂	(208)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216)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223)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	(230)
第三十六回	晋吕卻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237)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宫中	(244)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原	(252)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	(259)
第四十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	(267)
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践土坛晋侯主盟	(275)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阳受觐	卫元亘公馆对狱	(282)
第四十三回	智宁俞假鸩复卫	老烛武鎗城说秦	(289)
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	弦高假命擒秦军	(296)
第四十五回	晋襄公墨缯败秦	先元帅免胄殉翟	(302)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宫中弑父	秦穆公崤谷封尸	(310)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赵盾背秦立灵公	(316)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	召士会寿余绌秦	(324)
第四十九回	公子鲍厚施买国	齐懿公竹池遇变	(332)
第五十回	东门遂援立子倭	赵宣子桃园强谏	(339)
第五十一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	诛斗椒绝纓大会	(347)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尝鼃构逆	陈灵公相服戏朝	(355)
第五十三回	楚庄王纳谏复陈	晋景公出师救郑	(362)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纵属亡师	孟侏儒托优悟主	(369)
第五十五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结草亢杜回	(377)
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384)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宫程婴匿孤	(391)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犨养叔献艺	(398)
第五十九回	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	(406)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	偃阳城三将斗力	(413)
第六十一回	晋悼公驾楚会萧鱼	孙林父因歌逐献公	(420)

- 第六十二回 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桑盈……………(428)
-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435)
-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桑盈灭族 且于门杞梁死战……………(442)
- 第六十五回 弑齐光崔庆专权 纳卫衍宁喜擅政戮……………(450)
- 第六十六回 杀宁喜子鉏出奔 戮崔杼庆封独相……………(457)
- 第六十七回 卢蒲癸计逐庆封 楚灵王大合诸侯……………(464)
- 第六十八回 贺赬祁师旷辨新声 散家财陈氏买齐国……………(472)
- 第六十九回 楚灵王挟诈灭陈蔡 晏平仲巧辩服荆蛮……………(478)
- 第七十回 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晋昭公寻盟……………(486)
-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494)
-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躯奔父难 伍子胥微服过昭关……………(502)
- 第七十三回 伍员吹箫乞吴市 专诸进炙刺王僚……………(510)
- 第七十四回 囊瓦惧谤诛无极 要离贪名刺庆忌……………(519)
- 第七十五回 孙武子演阵斩美姬 蔡昭侯纳质乞吴师……………(527)
-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弃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尸……………(534)
-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吴师楚昭王返国……………(542)
- 第七十八回 会夹谷孔子却齐 墮三都闻人伏法……………(549)
- 第七十九回 归女乐黎弥阻孔子 栖会稽文种通宰嚭……………(558)
- 第八十回 夫差违谏释越 勾践竭力事吴……………(567)
- 第八十一回 美人计吴宫宠西施 言语科子贡说列国……………(575)
- 第八十二回 杀子胥夫差争歃 纳蒯瞶子路结纆……………(583)
- 第八十三回 诛半胜叶公定楚 灭夫差越王称霸……………(592)
- 第八十四回 智伯决水灌晋阳 豫让击衣报襄子……………(601)
- 第八十五回 乐羊子怒毒中山羹 西门豹乔送河伯妇……………(609)
- 第八十六回 吴起杀妻求将 驺忌鼓琴取相……………(616)
- 第八十七回 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臆下山……………(624)
- 第八十八回 孙臆佯狂脱祸 庞涓兵败桂陵……………(632)
- 第八十九回 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咸阳市五牛分商鞅……………(640)
- 第九十回 苏秦合纵相六国 张仪被激往秦邦……………(647)
- 第九十一回 学让国燕吟召兵 伪献地张仪欺楚……………(655)
- 第九十二回 赛举鼎秦武王绝胫 莽赴会楚怀王陷秦……………(662)
- 第九十三回 赵主父饿死沙邱宫 孟尝君偷过函谷关……………(669)
- 第九十四回 冯谖弹铗客孟尝 齐王纠兵伐桀宋……………(676)
- 第九十五回 说四国乐毅灭齐 驱火牛田单破燕……………(684)

- | | | | |
|-------|----------|---------------|-------|
| 第九十六回 | 蔺相如两屈秦王 | 马服君单解韩围…………… | (690) |
| 第九十七回 | 死范雎计逃秦国 | 假张禄廷辱魏使…………… | (697) |
| 第九十八回 | 质平原秦王索魏齐 | 败长平白起坑赵卒…………… | (705) |
| 第九十九回 | 武安君含冤死杜邮 | 吕不韦巧计归异人…………… | (714) |
| 第一百回 | 鲁仲连不肯帝秦 | 信陵君窃符救赵…………… | (722) |
| 第一百一回 | 秦王灭周迁九鼎 | 廉颇败燕杀二将…………… | (729) |
| 第一百二回 | 华阴道信陵败蒙骜 | 胡卢河庞煖斩剧辛…………… | (736) |
| 第一百三回 | 李国舅争权除黄歇 | 樊於期传檄讨秦王…………… | (743) |
| 第一百四回 | 甘罗童年取高位 | 嫪毐伪腐乱秦宫…………… | (749) |
| 第一百五回 | 茅焦解衣谏秦王 | 李牧坚壁却桓骑…………… | (756) |
| 第一百六回 | 王敖反间杀李牧 | 田光刎颈荐荆轲…………… | (763) |
| 第一百七回 | 献地图荆轲闹秦庭 | 论兵法王翦代李信…………… | (769) |
| 第一百八回 | 兼六国混一與图 | 号始皇建立郡县…………… | (776) |

第七十四回

囊瓦惧谤诛无极 要离贪名刺庆忌

囊瓦惧谤诛无极
要离贪名刺庆忌

第七十四回

话说费无极心忌伯郢宛，与鄢将师商量出一个计策来，诈谓囊瓦曰：“子恶欲设享相延，托某探相国之意，未审相国肯降重否？”囊瓦曰：“彼若见招，岂有不赴之理？”无极又谓郢宛曰：“令尹向吾言，欲饮酒于吾子之家，未知子肯为治具否？托吾相探。”郢宛不知是计，应曰：“某位居下僚，蒙令尹枉驾，诚为荣幸！明日当备草酌奉候，烦大夫致意。”无极曰：“子享令尹，以何物致敬？”郢宛曰：“未知令尹所好何在？”无极曰：“令尹最好者，坚甲利兵也。所以欲饮酒于公家者，以吴之俘获半归于子，故欲借观耳。子尽出所有，吾为子择之。”郢宛果然将楚平王所赐，及家藏兵甲，尽出以示无极。无极取其坚利者，各五十件，曰：“足矣。子帷而寘诸门，令尹来必问，问则出以示之。令尹必爱而玩之，因以献焉。若他物，非所好也。”郢宛信以为然，遂设帷于门之左，将甲兵置于帷中，盛陈肴核，托费无极往邀囊瓦。囊瓦将行，无极曰：“人心不可测也，吾为子先往，探其设享之状，然后随行。”无极去少顷，踉跄而来，喘吁未定，谓囊瓦曰：“某几误相国。子恶今日相请，非怀好意，将不利于相国也。适见帷兵甲于门，相国误往，必遭其毒！”囊瓦曰：“子恶素与我无隙，何至如此？”无极曰：“彼恃王之宠，欲代子为令尹耳。且吾闻子恶阴通吴国，救潜之役，诸将欲遂伐吴国，子恶私得吴人之赂，以为乘乱不义，遂强左司马班师而回。夫吴乘我丧，我乘吴乱，正好相报，奈何去之！非得吴赂，焉肯违众轻退？子恶若得志，楚国危矣。”囊瓦意犹未信，更使左右往视，回报：“门幕中果伏有甲兵。”囊瓦大怒，即使人请鄢将师至，诉以郢宛欲谋害之事。将师曰：“郢宛与阳令终、阳完、阳佗、晋陈三族合党，欲专楚政，非一日矣。”囊瓦曰：“异国匹夫，乃敢作乱，吾当手刃之！”遂奏闻楚王，令鄢将师率兵甲以攻伯氏。伯郢宛知为

无赅所卖，自刎而死，其子伯髡惧祸逃出郊外去了。囊瓦命焚伯氏之居，国人莫肯应者。瓦益怒，出令曰：“不焚伯氏，与之同罪！”众人尽知郤宛是个贤臣，谁肯焚烧其宅，被囊瓦逼迫不过，各取禾藁一把在手，投于伯氏门外而走，瓦乃亲率家众，将前后门围住，放起大火。可怜左尹府第一区，登时化为灰烬，连郤宛之尸，亦烧毁无存，尽灭伯氏之族。复拘阳令终、阳完、阳佗、晋陈，诬以通吴谋叛，皆杀之，国中无不称冤者。

忽一日，囊瓦于月夜登楼，闻市上歌声，朗然可辨。瓦听之，其歌云：“莫学郤大夫，忠而见诛，身既死，骨无余。楚国无君，惟费与鄢，令尹木偶，为人作茧。天若有知，报应立显。”瓦急使左右察其人不得。但见市廛家家祀神，香火相接，问：“神何姓名？”答曰：“即楚忠臣伯郤宛也。无罪枉杀，冀其上诉于天耳。”左右还报囊瓦。瓦乃访之朝中，公子申等皆言：“郤宛无通吴之事。”瓦心中颇悔。沈尹戌闻郊外赛神者，皆咒诅令尹，乃来见囊瓦曰：“国人胥怨矣！相国独不闻乎？夫费无极，楚之谗人也，与鄢将师共为蒙蔽。去朝吴，出蔡侯朱，教先王为灭伦之事，致太子建身死外国，冤杀伍奢父子，今又杀左尹，波及阳、晋二家，百姓怨此二人，入于骨髓。皆云相国纵其为恶，怨皆咒诅，遍于国中。夫杀人以掩谤，仁者犹不为，况杀人以兴谤乎？子为令尹，而纵谗愿以失民心，他日楚国有事，寇盗兴于外，国人叛于内，相国其危哉！与其信谗以自危，孰若除谗以自安耶？”囊瓦矍然下席，曰：“是瓦之罪也。愿司马助吾一臂，诛此二贼！”沈尹戌曰：“此社稷之福，敢不从命！”

沈尹戌即使人扬言于国中曰：“杀左尹者，皆费、鄢二人所为，令尹已觉其奸，今往讨之，国人愿从者皆来！”言犹未毕，百姓争执兵先驱。囊瓦乃收费无极、鄢将师数其罪，梟之于市。国人不得令尹之命，将火焚两家之宅，尽灭其党，于是谤诅方息。史臣有诗云：

不焚伯氏焚鄢费，公论公心在国人。

令尹早同司马计，谗言何至害忠臣！

又有一诗，言鄢、费二人一生害人，还以自害，谗口作恶，亦何益哉？诗云：

顺风放火去烧人，忽地风回烧自身。

毒计奸谋浑似此，恶人几个不遭屯！

再说吴王阖闾元年，乃周敬王之六年也。阖闾访国政于伍员，曰：“寡人欲强国图霸，如何而可？”伍员顿首垂泪而对曰：“臣，楚国之

亡虜也，父兄含冤，骸骨不葬，魂不血食，蒙垢受辱，来归命于大王，幸不加戮，何敢与闻吴国之政？”阖闾曰：“非夫子，寡人不免屈于人下。今幸蒙一言之教，得有今日，方且托国于子，何故中道忽生退志？岂以寡人为不足耶？”伍员对曰：“臣非以大王为不足也。臣闻‘疏不间亲，远不间近。’臣岂敢以羁旅之身，居吴国谋臣之上乎？况臣大仇未报，方寸摇摇，自不知谋，安能谋国？”阖闾曰：“吴国谋臣，无出子右者，子勿辞。俟国事稍定，寡人为子报仇，惟子所命！”伍员曰：“王所谋者，何也？”阖闾曰：“吾国僻在东南，险阻卑湿，又有海潮之患，仓库不设，田畴不垦，国无守御，民无固志，无以威示邻国，为之奈何？”伍员对曰：“臣闻治民之道，在安居而理。夫霸王之业，从近制远，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廩，治兵革，使内有可守，而外可以应敌。”阖闾曰：“善。寡人委命于子，子为寡人图之。”

伍员乃相土形之高卑，尝水味之咸淡，乃于姑苏山东北三十里得善地，造筑大城，周回四十七里，陆门八，象天八风，水门八，法地八聪。那八门：南曰盘门蛇门，北曰齐门平门，东曰娄门匠门，西曰阊门胥门。盘门者，以水之盘曲也；蛇门者，以在巳方，生肖属蛇也；齐门者，以齐国在其北也；平门者，水陆地相称也；娄门者，娄江之水所聚也；匠门者，聚匠作于此也；阊门者，通阊阖之气也；胥门者，向姑胥山也。越在东南，正在巳方，故蛇门之上，刻有木蛇，其首向内，示越之臣服于吴也。南向复筑小城，周围十里，南北西俱有门，惟东不开门，欲以绝越之光明也。吴地在东为辰方，生肖属龙，故小城南门上为两螭，以象龙角。城郭既成，迎阖闾自梅里徙都于此。城中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仓廩府库，无所不备。大选民卒，教以战阵射御之法。别筑一城于凤凰山之南，以备越寇，名南武城。

阖闾以“鱼肠”为不祥之物，函封不用。筑冶城于牛首山，铸剑数千，号曰“扁诸”。又访得吴人干将，与欧冶子同师，使居匠门，别铸利剑。干将乃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妙选时日，天地下降，百神临观，聚炭如邱，使童男童女三百人，装炭鼓橐。如是三月，而金铁之精不销，干将不知其故。其妻莫邪谓曰：“夫神物之化，须人气而后成。今子作剑三月不就，得无待人而成乎？”干将曰：“昔吾师为冶不化，夫妻俱入炉中，然后成物。至今即山作冶，必麻经草衣祭炉，然后敢发。今吾铸剑不成，亦若是耶？”莫邪曰：“师能炼身以成神器，吾何难效之？”于是莫邪沐浴断发剪爪，立于炉傍，使男女复鼓橐，炭火方烈，莫邪自投于炉，顷刻销铄，金铁俱液，遂泻成二剑。先成者

为阳，即名“干将”；后成者为阴，即名“莫邪”。阳作龟文，阴作漫理，干将匿其阳，止以“莫邪”献于吴王。王试之石，应手而开，今虎邱“试剑石”是也。王赏之百金。

其后吴王知干将匿剑，使人往取，如不得剑，即当杀之。干将取剑出观，其剑自匣中跃出，化为青龙，干将乘之，升天而去，疑已作剑仙矣。使者还报，吴王叹息，自此益宝“莫邪”。“莫邪”留吴，不知下落，直至六百余年之后，晋朝张华丞相见牛斗之间有紫气，闻雷焕妙达象纬，召而问之，焕曰：“此宝剑之精，在豫章丰城。”华即补焕为丰城令。焕既到县，掘狱屋基，得一石函，长逾六尺，广三尺，开视之，内有双剑。以南昌西山之土拭之，光芒艳发，以一剑送华，留一剑自佩之。华报曰：“详观剑文，乃‘干将’也，尚有‘莫邪’，何为不至？虽然，神物终当合耳。”其后焕同华佩剑过延平津，剑忽跃出入水，急使人人水求之，惟见两龙张鬣相向，五色炳耀，使人恐惧而退。以后二剑更不出现，想神物终归天上矣。今丰城县有剑池，池前石函，土瘞其半，俗呼石门，即雷焕得剑处。此乃“干将”、“莫邪”之结末也。后人有所《宝剑铭》云：

五山之精，六气之英；炼为神器，电烨霜凝。虹蔚波映，龙藻龟文；断金切玉，威动三军。

话说吴王阖闾既宝“莫邪”，复募人能作金钩者，赏以百金。国人多有作钩来献者。有钩师贪王之重赏，将二子杀之，取其血以衅金，遂成二钩，献于吴王。越数日，其人诣宫门求赏。吴王曰：“为钩者众，尔独求赏，尔之钩何以异于人乎？”钩师曰：“臣利王之赏，杀二子以成钩，岂他人可比哉？”王命取钩，左右曰：“已混入众钩之中，形制相似，不能辨识。”钩师曰：“臣请观之。”左右悉取众钩，置于钩师之前，钩师亦不能辨。乃向钩呼二子之名曰：“吴鸿，扈稽！我在于此，何不显灵于王前也？”叫声未绝，两钩忽飞出，贴于钩师之胸。吴王大惊曰：“尔言果不谬矣！”乃以百金赏之，遂与“莫邪”俱佩服于身。

其时楚伯嚭出奔在外，闻伍员已显用于吴，乃奔吴，先谒伍员。员与之相对而泣，遂引见阖闾。阖闾问曰：“寡人僻处东海，子不远千里，远辱下土，将何以教寡人乎？”嚭曰：“臣之祖父，效力于楚再世矣。臣父无罪，横被焚戮。臣亡命四方，未有所属。今闻大王高义，收伍子胥于穷厄，故不远千里，束身归命，惟大王死生之！”阖闾惻然，使为大夫，与伍员同议国事。吴大夫被离私问于伍员曰：“子何见而信嚭乎？”员曰：“吾之怨正与嚭同，谚云：‘同疾相怜，同忧相救。’惊翔之

鸟，相随而集；濊下之水，因复俱流。子何怪焉？”被离曰：“子见其外，未见其内也。吾观豁之为人，鹰视虎步，其性贪佞，专功而擅杀，不可亲近。若重用之，必为子累。”伍员不以为然，遂与伯豁俱事吴王。后人论被离既识伍员之贤，又识伯豁之佞，真神相也。员不信其言，岂非天哉！有诗云：

能知忠勇辨奸回，神相如离亦异哉！

若使子胥能预策，岂容麋鹿到苏台？

话分两头。再说公子庆忌逃奔于艾城，招纳死士，结连邻国，欲待时乘隙，伐吴报仇。阖闾闻其谋，谓伍员曰：“昔专诸之事，寡人全得子力。今庆忌有谋吴之心，饮食不甘味，坐不安席，子更为寡人图之。”伍员对曰：“臣不忠无行，与大王图王僚于私室之中，今复图其子，恐非皇天之意。”阖闾曰：“昔武王诛纣，复杀武庚，周人不以为非，皇天所废，顺天而行。庆忌若存，王僚未死，寡人与子成败共之，宁可以小不忍而酿大患？寡人更得一专诸，事可了矣。子访求谋勇之士，已非一日，亦有其人否乎？”伍员曰：“难言也。臣所厚有一细人，似可与谋者。”阖闾曰：“庆忌力敌万人，岂细人所能谋哉？”员对曰：“是虽细人，实有万人之勇。”阖闾曰：“其人为谁？子何以知其勇？试为寡人言之。”伍员遂将勇士姓名出处备细说来。正是：

说时华岳山摇动，话到长江水逆流。

只为子胥能举荐，要离姓字播春秋。

伍员曰：“其人姓要名离，吴人也。臣昔曾见其折辱壮士椒邱诩，是以知其勇。”阖闾曰：“折辱之事如何？”员对曰：“椒邱诩者，东海上也。有友人仕于吴而死，诩至吴奔其丧。车过淮津，欲饮马于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见马即出取之，君勿饮也。’诩曰：‘壮士在此，何神敢干我哉！’乃使从者解骖，饮于津水，马果嘶而入水。津吏曰：‘神取马去矣！’椒邱诩大怒，袒褐持剑入水，求神决战，神兴涛鼓浪，终不能害。三日三夜，椒邱诩从水中出，一目为神所伤，遂眇。至吴行吊，坐于丧席，诩待其与水神决战之勇，以气凌人，轻傲于士大夫，言词不逊。时要离与诩对坐，忽然有不平之色，谓诩曰：‘子见士大夫而有傲色，得无以勇士自居耶？吾闻勇士之斗也，与日战不移表，与鬼神战不旋踵，与人战不违声，宁死不受其辱。今子与神斗于水，失马不能追，又受眇目之羞，形残名辱，不与并命，而犹恋恋于余生，此天地间最无用之物。且不当以面目见人，况傲士乎！’椒邱诩被骂，顿口无言，含愧出席而去。要离至晚还舍，诫其妻曰：‘我辱勇士椒邱诩于大

家之丧，恨怨郁积，今夜必来杀我，以报其耻。吾当僵卧室中，以待其来，慎勿闭门。’妻知要离之勇，从其言，椒邱诘果于夜半挟利刃，径造要离之舍，见门扉不掩，堂户大开，直趋其室。见一人垂手放发，临窗僵卧，观之，乃要离也。见诘来，直挺不动，亦无惧意。诘以剑承要离之颈，数之曰：‘汝有当死者三，汝知之乎？’离曰：‘不知。’诘曰：‘汝辱我于大家之丧，一死也；归不关闭，二死也；见我而不起避，三死也。汝自求死，勿以我为怨！’要离曰：‘我无三死之过，尔有三不肖之愧，尔知之乎？’诘曰：‘不知。’要离曰：‘吾辱尔于千人之众，尔不敢酬一言，一不肖也；入门不咳，登堂无声，有掩袭之心，二不肖也；以剑承吾之颈，尚敢大言，三不肖也。尔有三不肖，而反责我，不可鄙哉？’椒邱诘乃收剑叹曰：‘吾之勇，自计世人莫有及者，离乃加吾之上，真乃天下勇士。吾若杀之，岂不貽笑于人？然不能杀汝，亦难以勇称于世矣！’乃投剑于地，以头触牖而死。方其在丧席之时，臣亦与坐，故知其详。岂非有万人之勇乎？’阖闾曰：‘子为我召之。’伍员乃往见要离曰：‘吴王闻吾子高义，愿一见颜色。’离惊曰：‘吾乃吴下小民，有何德能，敢奉吴王之诏？’伍员再申言吴王愿见之意，要离乃随伍员入谒。

阖闾初闻伍员夸要离之勇，意必魁伟非常，及见离，身材仅五尺余，腰围一束，形容丑陋，大失所望，心中不悦。问曰：‘子胥称勇士要离，乃子乎？’离曰：‘臣细小无力，迎风则伏，负风则僵，何勇之有。然大王有所遣，不敢不尽其力。’阖闾嘿然不应。伍员已知其意，奏曰：‘夫良马不在形之高大，所贵者力能任重，足能致远而已。要离形貌虽陋，其智术非常，非此人不能成事，王勿失之！’阖闾乃延入后宫赐坐。要离进曰：‘大王意中所患，得非亡王之公子乎？臣能杀之。’阖闾笑曰：‘庆忌骨腾肉飞，走逾奔马，矫捷如神，万夫莫当，子恐非其敌也！’要离曰：‘善杀人者，在智不在力。臣能近庆忌，刺之如割鸡耳。’阖闾曰：‘庆忌明智之人，招纳四方亡命，岂肯轻信国中之客，而近子哉？’要离曰：‘庆忌招纳亡命，将以害吴。臣诈以负罪出奔，愿王戮臣妻子，断臣右手，庆忌必信臣而近之矣。如是而后可图也。’阖闾愀然不乐曰：‘子无罪，吾何忍加此惨祸于子哉？’要离曰：‘臣闻：‘安妻子之乐，不尽事君之义，非忠也；怀室家之爱，不能除君之患，非义也。’臣得以忠义成名，虽举家就死，其甘如饴矣！’伍员从旁进曰：‘要离为国忘家，为主忘身，真千古之豪杰！但于功成之后，旌表其妻孥，不没其绩，使其扬名后世足矣。’阖闾许之。

次日，伍员同要离入朝，员荐要离为将，请兵伐楚。阖闾骂曰：

“寡人观要离之力，不及一小儿，何能胜伐楚之任哉！况寡人国事粗定，岂堪用兵？”要离进曰：“不仁哉王也！子胥为王定吴国，王乃不为子胥报仇乎？”阖闾大怒曰：“此国家大事，岂野人所知？奈何当朝责辱寡人！”叱力士执要离断其右臂，囚于狱中，遣人收其妻子。伍员叹息而出，群臣皆不知其繇。过数日，伍员密谕狱吏宽要离之禁，要离乘间逃出，阖闾遂戮其妻子，焚弃于市。宋儒论此事，以为杀一不幸而得天下，仁人不肯为之。今乃无故戮人妻子，以求售其诈谋，阖闾之残忍极矣！而要离与王无生平之恩，特以贪勇侠之名，残身害家，亦岂得为良士哉？有诗云：

只求成事报吾君，妻子无辜枉杀身。

莫向他邦夸勇烈，忍心害理是吴人！

要离奔出吴境，一路上逢人诉冤，访得庆忌在卫，遂至卫国求见。庆忌疑其诈，不纳，要离乃脱衣示之。庆忌见其右臂果断，方信为实，乃问曰：“吴王既杀汝妻子，刑汝之躯，今来见我何为？”离曰：“臣闻吴王弑公子之父，而夺大位，今公子连结诸侯，将有复仇之举，故臣以残命相投。臣能知吴国之情，诚以公子之勇，用臣为向导，吴可入也。大王报父仇，臣亦少雪妻子之恨！”庆忌犹未深信。未几，有心腹人从吴中探事者归报，要离妻子果焚弃于市上，庆忌遂坦然不疑。问要离曰：“吾闻吴王任子胥、伯嚭为谋主，练兵选将，国中大治。吾兵微力薄，焉能泄胸中之气乎？”离曰：“伯嚭乃无谋之徒，何足为虑？吴臣止一子胥，智勇足备，今亦与吴王有隙矣。”庆忌曰：“子胥乃吴王之恩人，君臣相得，何云有隙？”要离曰：“公子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子胥所以尽心于阖闾者，欲借兵伐楚，报其父兄之仇。今平王已死，费无极亦亡，阖闾得位，安于富贵，不思与子胥复仇，臣为子胥进言，致触王怒，加臣惨戮，子胥之心怨吴王亦明矣。臣之幸脱囚系，亦赖子胥周全之力，子胥嘱臣曰：‘此去必见公子，观其志向何如，若肯为伍氏报仇，愿为公子内应，以赎窟室同谋之罪。’公子不乘此时发兵向吴，待其君臣复合，臣与公子之仇，俱无再报之日矣！”言罢大哭，以头拟柱，欲自触死。庆忌急止之曰：“吾听子！吾听子！”遂与要离同归艾城，任为腹心，使之训练士卒，修治舟舰。三月之后，顺流而下，欲袭吴国。

庆忌与要离同舟，行至中流，后船不相接属，要离曰：“公子可亲坐船头，戒飭舟人。”庆忌来至船头坐定，要离只手执短矛侍立。忽然江中起一阵怪风，要离转身立于上风，借风势以矛刺庆忌，透入心窝，

穿出背外。庆忌倒提要离，溺其头于水中，如此三次，乃抱要离置于膝上，顾而笑曰：“天下有如此勇士哉？乃敢加刃于我！”左右持戈戟欲攢刺之，庆忌摇手曰：“此天下之勇士也。岂可一日之间，杀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诫左右：“勿杀要离，可纵之还吴，以旌其忠。”言毕，推要离于膝下，自以手抽矛，血流如注而死。不知要离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孙武子演阵斩美姬 蔡昭侯纳质乞吴师

孙武子演阵斩美姬
蔡昭侯纳质乞吴师

第七十五回

五二七

话说庆忌临死，诫左右勿杀要离，以成其名。左右欲释放要离，要离不肯行，谓左右曰：“吾有三不容于世，虽公子有命，吾敢偷生乎？”众问曰：“何谓三不容于世？”要离曰：“杀吾妻子而求事吾君，非仁也；为新君而杀故君之子，非义也；欲成人之事，而不免于残身灭家，非智也。有此三恶，何面目立于世哉！”言讫，遂投身于江。舟人捞救出水，要离曰：“汝捞我何意？”舟人曰：“君返国，必有爵禄，何不俟之？”要离笑曰：“吾不爱室家性命，况于爵禄？汝等以吾尸归，可取重赏。”于是夺从人佩剑，自断其足，复刎喉而死。史臣有赞云：

古人一死，其轻如羽，不惟自轻，并轻妻子。阖门毕命，以殉一人；一人既死，吾志已伸。专诸虽死，尚存其胤，伤哉要离，死无形影！岂不自爱？遂人之功，功遂名立，虽死犹荣！击剑死侠，酿成风俗；至今吴人，趋义如鹜。

又有诗单道庆忌力敌万人，死于残疾匹夫之手，世人以勇力恃者可戒矣。诗云：

庆忌骁雄天下少，匹夫一臂须臾了。

世人休得逞强梁，牛角伤残驷鼠饱。

众人收要离肢体，并载庆忌之尸，来投吴王阖闾。阖闾大悦，重赏降卒，收于行伍。以上卿之礼，葬要离于阖闾城下，曰：“藉子之勇，为吾守门。”追赠其妻子。与专诸同立庙，岁时祭祀。以公子之礼，葬庆忌于王僚之墓侧。大宴群臣。伍员泣奏曰：“王之祸患皆除，但臣之仇何日可复？”伯嚭亦垂泪请兵伐楚。阖闾曰：“俟明旦当谋之。”

次早，伍员同伯嚭复见阖闾于宫中，阖闾曰：“寡人欲为二卿出兵，谁人为将？”员、嚭齐声曰：“惟王所用，敢不效命！”阖闾心念：“二子皆楚人，但报已仇，未必为吴尽力。”乃嘿然不言，向南风而啸，顷之

复长叹。伍员已窥其意，复进曰：“王虑楚之兵多将广乎？”阖闾曰：“然。”员曰：“臣举一人，可保必胜。”阖闾欣然问曰：“卿所举何人，其能若何？”员对曰：“姓孙名武，吴人也。”阖闾闻说是吴人，便有喜色。员复奏曰：“此人精通韬略，有鬼神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自著《兵法》十三篇，世人莫知其能，隐于罗浮山之东，诚得此人为军师，虽天下莫敌，何论楚哉？”阖闾曰：“卿试为寡人召之。”员对曰：“此人不可轻仕进，非寻常之比，必须以礼聘之，方才肯就。”阖闾从之。乃取黄金十镒、白璧一双，使员驾驷马，往罗浮山取聘孙武。员见武，备道吴王相慕之意，乃相随出山，同见阖闾。阖闾降阶而迎，赐坐问以兵法，孙武将所著十三篇，次第进上。阖闾令伍员从头朗诵一遍，每终一篇，赞不容已。那十三篇？一曰《始计》篇、二曰《作战》篇、三曰《谋攻》篇、四曰《军形》篇、五曰《兵势》篇、六曰《虚实》篇、七曰《军争》篇、八曰《九变》篇、九曰《行军》篇、十曰《地形》篇、十一曰《就地》篇、十二曰《火攻》篇、十三曰《用间》篇。阖闾顾伍员曰：“观此《兵法》，真通天彻地之才也。但恨寡人国小兵微，如何而可？”孙武对曰：“臣之《兵法》，不但可施于卒伍，虽妇人女子，奉吾军令，亦可驱而用之。”阖闾鼓掌而笑曰：“先生之言，何迂阔也！天下岂有妇人女子，可使其操戈习战者？”孙武曰：“王如以臣言为迂，请将后宫女侍，与臣试之，令如不行，臣甘欺罔之罪。”

阖闾即召宫女三百，令孙武操演。孙武曰：“得大王宠姬二人，以为队长，然后号令方有所统。”阖闾又宣宠姬二人，名曰右姬、左姬至前，谓武曰：“此寡人所爱，可充队长乎？”孙武曰：“可矣。然军旅之事，先严号令，次行赏罚，虽小试，不可废也。请立一人为执法，二人为军吏，主传谕之事，二人值鼓，力士数人，充为牙将，执斧钺刀戟，列于坛上，以壮军容。”阖闾许于中军选用。孙武吩咐宫女，分为左右二队，右姬管辖右队，左姬管辖左队，各披挂持兵，示以军法：一不许混乱行伍，二不许言语喧哗，三不许故违约束，明日五鼓，皆集教场听操。王登台而观之。

次日五鼓，宫女二队俱到教场，一个个身披甲冑，头戴兜鍪，右手操剑，左手握盾。二姬顶盔束甲，充做将官，分立两边，伺候孙武升帐。武亲自区画画墨，布成阵势，使传谕官将黄旗二面，分授二姬，令执之为前导；众女跟随队长之后，五人为伍，十人为总，各要步迹相继，随鼓进退，左右回旋，寸步不乱。传谕已毕，令二队皆伏地听令。少顷，下令曰：“闻鼓声一通，两队齐起；闻鼓声二通，左队右旋，右队

左旋；闻鼓声三通，各挺剑为争战之势。听鸣金，然后敛队而退。”众宫女皆掩口嬉笑。鼓吏禀：“鸣鼓一通。”宫女或起或坐，参差不齐，孙武离席而起曰：“约束不明，申令不信，将之罪也！”使军吏再申前令。鼓吏复鸣鼓，宫女咸起立，倾斜相接，其笑如故。孙武乃撩起双袖，亲操桴以击鼓，又申前令，二姬及宫女无不笑者。孙武大怒，两目忽张，发上冲冠，遽唤：“执法何在？”执法者前跪。孙武曰：“约束不明，申令不信，将之罪也；既已约束再三，而士不用命，士之罪矣！于军法当如何？”执法曰：“当斩！”孙武曰：“士难尽诛，罪在队长。”顾左右：“可将女队长斩讫示众！”左右见孙武发怒之状，不敢违令，便将左右二姬绑缚。阖闾在望云台上看孙武操演，忽见绑其二姬，急使伯嚭持节驰救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用兵之能，但此二姬侍寡人巾帟，甚适寡人之意，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请将军赦之！”孙武曰：“军中无戏言。臣已受命为将，将在军，虽君命不得受。若徇君命而释有罪，何以服众？”喝令左右：“速斩二姬！”梟其首于军前。于是二队宫女，无不股栗失色，不敢仰视。孙武于队中再取二人，为左右队长。再申令击鼓：一鼓起立，二鼓旋行，三鼓合战，鸣金收军。左右进退，回旋往来，皆中绳墨，毫发不差，自始至终，寂然无声。乃使执法往报吴王曰：“兵已整齐，愿王观之，惟王所用。虽使赴汤蹈火，亦不敢退避矣。”髯翁有诗咏孙武试兵之事云：

强兵争霸业，试武耀军容。
尽出娇娥辈，犹如战斗雄。
戈挥罗袖卷，甲映粉颜红。
掩笑分旗下，含羞立队中。
闻声趋必肃，违令法难通。
已借妖姬首，方知上将风。
驱驰赴汤火，百战保成功。

阖闾痛此二姬，乃厚葬之于横山，立祠祭之，名曰爱姬祠。因思念爱姬，遂有不用孙武之意。伍员进曰：“臣闻：‘兵者，凶器也。’不可虚谈。诛杀不果，军令不行。大王欲征楚而伯天下，思得良将，夫将以果毅为能，非孙武之将，谁能涉淮逾泗，越千里而战者乎？夫美色易得，良将难求，若因二姬而弃一贤将，何异爱莠草而弃嘉禾哉！”阖闾始悟。乃封孙武为上将军，号为军师，责成以伐楚之事。伍员问孙武曰：“兵从何方而进？”孙武曰：“大凡行兵之法，先除内患，然后方可外征。吾闻王僚之弟掩余在徐，烛庸在钟吾，二人俱怀报怨之心。今